

江青艷史

(九)

● 劉昌博

延安路途崎嶇艱險

藍蘋（江青）投奔延安的行程，是迂迴、崎嶇而艱險的，她由女共幹陳蘭英的牽引和安排，從成都搭乘貨運卡車，取道川陝公路北上。在途中，她這隻年輕美貌的「黃魚」，一再遭到粗惡的卡車司機的性騷擾；她還得忍受在崎嶇山路上的顛簸，以及沿途國府守軍的盤查，好不容易才抵達陝南的西安。

西安是陝西的首府，我國古代的一座名城，筆直的大街很寬，帶庭院的房子很矮。在漢、唐時期，它是「絲路」的起點。中、日戰爭爆發後，它變成了西北方的戰略重鎮；國府在此駐有精銳大軍，一方面防禦日軍西進，另一方面阻止共軍南下。

跨越近二千年時空的這座名城，曾經在歷史上發生兩樁大事：一是楚漢相爭之際有名的「鴻門宴」，另一是發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「西安事變」；都成為中外人士矚目的焦點。

在藍蘋抵達西安的那個時期，國、共兩黨在

「統一戰線、聯合抗日」的口號下，西安成了政治橋樑。它是胡宗南將軍麾下大軍駐紮的陝南「白區」，和毛澤東統率的共軍盤據陝北「紅區」之間的交通轉運站。

白區和紅區，等於是「一國兩治」或「一國兩府」，設在西安城內的八路軍辦事處，無異是毛澤東的紅區政府設於白區的一個「使館」，凡是要去陝北紅區的人，都必須先在低矮簡陋的「使館」大院裡報到接受檢查。

李麗蓮熱情照顧她

藍蘋拎着小皮箱，叫了輛馬車直奔八路軍辦事處去報到。湊巧在這裡，她認識了一名女職員李麗蓮，是辦事處的重要幹部之一；藍蘋萬萬沒有想到這名在上海的普通演員，現在居然搖身變作奧托·布勞恩的愛人同志了。奧托·布勞恩是德國人，時任共黨國際駐中國共產黨的代表，是莫斯科控制中國革命的工具。藍蘋得力於李麗蓮的熱情照顧，輕易地通過了各種詢問和檢查的繁瑣手續，住進了八路軍辦事處所設的招待所。

所內的許多女同志，都是矮胖身材，藍蘋卻

身段苗條，大家都不打扮，不注意外表；而她卻很愛修邊幅，像女童子軍一般充滿了幻夢，激動不已。她羨慕李麗蓮在上海「失蹤」後，來到「紅區」不久，就嫁得一個有權有勢的丈夫，她心中不禁興起「小女子當如是也」的念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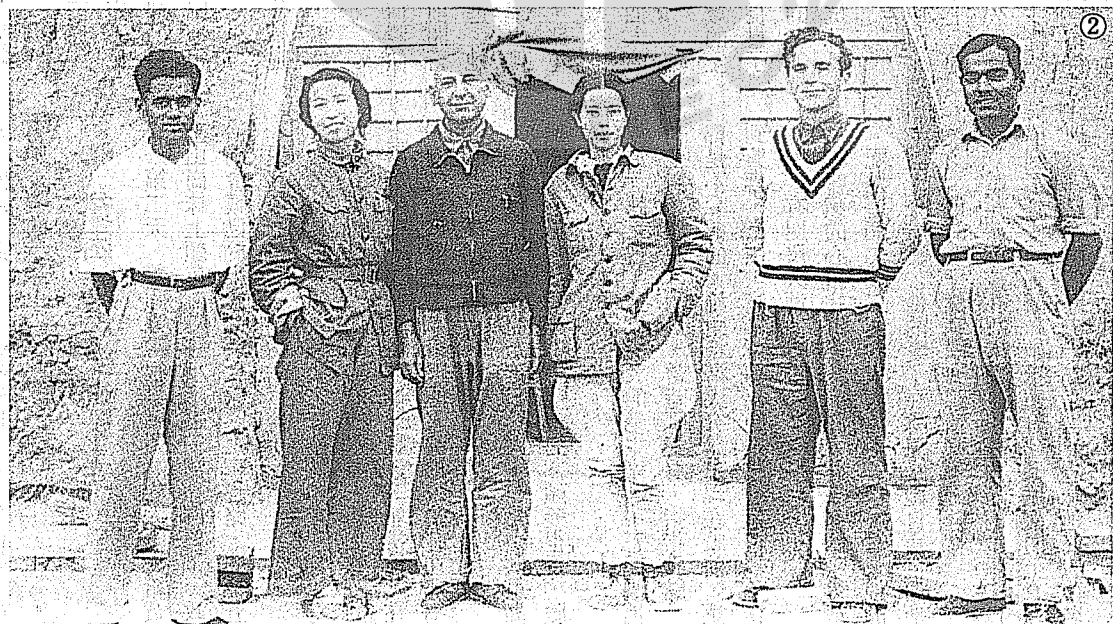
通過李麗蓮的關係，藍蘋認識了招待所的女幹部徐大姐，她為人直率，有點凶；但對藍蘋一時脫不掉的那些資本主義社會的若干習氣，卻十分寬容。藍蘋一直就心她在上海亂搞男女關係的糜爛生活，尤其在監獄中曾寫下該死的「自白書」，以及跟軍統局情報員崔萬秋掛鉤等行徑，害怕被人揭穿；如今，得到李麗蓮和徐大姐的呵護，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來。

李、徐兩女都喜歡聽藍蘋講述上海、重慶兩地的情況，及演藝界最新的動態。藍蘋加油添醋地描述一切，包括上海畸型的繁榮，大亨們的奢侈，女星們的放蕩，以及大新和永安等四家百貨公司遊樂場內，少女的艷舞與人獸相交的怪現象。在重慶方面，她提到黨政官員的貪污腐化，當地軍閥的橫行無忌，奸商的囤集居奇。日軍空襲的緊張情形……等。藍蘋用她那平穩、清晰而帶



①江青（藍蘋）在電影「都市風光」裡的扮相。

②江青（左二）與李麗蓮（奧托·布朗夫人，右三）、埃德加斯諾（右二）與在延安的印度醫生合影。



顫動的語音，娓娓細述，聽者津津有味。

從此，李、徐兩女都把藍蘋看作可愛「小妹子」，利用一個星期假日，換穿便裝邀她同遊西安名勝古跡；唐高宗為紀念文德皇后養育之恩而建造的慈恩寺；唐代高僧玄奘西遊取經回來，為典藏佛經而建造的大雁塔；市區內的小雁塔，鐘樓及明代城垣；以及楚漢相爭的鴻門宴和一年多前發生的西安事變舊址，皆留下她們的履痕。

闖入陝北延安學習

在遊旅途中，藍蘋儘量利用她的風度和魅力，不時吹噓她在青島參加共產黨後，如何不顧生命安危為黨服務，曾經下獄三次，堅貞不屈。在上海她如何化妝傳遞情報，為了套取機密文件，不惜犧牲色相與國民黨軍政要員虛與委蛇。她這些似假還真的敘述，李、徐兩女全都信以為真；於是，她們向上級反應的考察報告上寫道：「藍蘋同志，年輕機敏、黨性堅強、工作表現良好，是應予培訓的女性幹部人才。」

這些評語，縮短了藍蘋在西安八路軍招待所的「觀察」時間，上級特准她提前赴陝北延安學習。她獲知這個消息，欣喜若狂，那天晚上躺在硬床板上，想到戰爭和革命的前途，設想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等，失眠了一夜。

一天早上六點鐘，天還沒有亮，北方的冬季好冷，她和一批男女同志奉命出發，大家爬上卡車，開始走向陝北「紅區」的旅程。徐大姐是領隊。

藍蘋在卡車上，對沿途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、

新鮮，黑山羊成群，農民穿老藍布衫褲，戴墨鏡擋沙土，頭上的毛巾都是陝西的纏法。

在上海的時候，中國這塊西北的黃土高原，簡直跟月球一樣遠，在藍蘋的腦海裡，肯定不比好萊塢近。如果，和她童年的山東比，這裡的農民看上比較髒，牲口比較瘦，塵土飛揚的田地很難種植農作物。

他們偽裝農民，趁午夜的漆黑夜幕，偷偷地穿過國府駐軍的防線，這完全是為了安全，就有些駐軍不遵守協定，突然發動襲擊。

暴雨一來，山上紅黃色泥土，會變成糖漿似的洪流，石頭和泥濘擋住了車道，沒法往前開行。於是，他們只好換騎骨瘦如柴的馬兒前進。她騎的那匹馬欺生，不肯走路，她爬下來折了根柳條，抽打牠的屁股，才肯趕路。暴雨過後，路也好走了；他們換乘軍用卡車趕路，在一個寒冷的傍晚，他們到達「紅區」的洛川；但，每個人的衣褲上都濺滿紅色的泥漿。

洛川是個荒涼的小鎮，在山邊那棟低矮的土屋裡，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們，正圍着一張長桌子召開討論會；討論的題綱是中共最有權力的領導人毛澤東寫的：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」。

徐大姐願意護送藍蘋等來洛川的另一原因，是她的丈夫王觀瀾——中共統戰部長，正從上海趕來參加這次擴大政治局會議，趁此機會，久別重逢的亂世夫婦，好重溫舊夢。這時，藍蘋才恍然大悟，難怪徐大姐跟李麗蓮一樣，在八路軍招待所很有影響力；原來她們都是中共上級領導人的

愛人同志。此後，藍蘋對她們二人十分巴結，視為她今後的「靠山」。

貧困荒涼安瀾不安

第二天，藍蘋醒得很早，明亮的太陽光給黃土山崗抹上顏色；喝完小米粥，消息傳來了，政治局會議已於半夜結束。大家上車趕路，開往五十里路遠的延安。

藍蘋和徐大姐及其丈夫王觀瀾坐在一起，等候開車的命令。幾個政治局的重要人物從低矮的土屋走出來，他們不慌不忙地聊天，並排地站在一輛空轎車旁邊，卡車上的人都把眼睛盯在那輛空轎車，要看清楚是誰會來坐那輛車。

最後從低矮土屋走出來的人，正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，高個子，瘦瘦的，頭髮很長，臉譜像個吃教書飯的窮教授。

「就是他，我們偉大的毛主席」，王觀瀾悄悄地對藍蘋說。因為，當時盯着看，指指點點，都是不允許的。她對毛澤東突然出現在眼前，感到興奮，崇敬，高不可攀；她幾乎被這個景象愣住了，有咫尺天涯的感受。

藍蘋的心緒在沉思，毛澤東看來有四十多歲，配她這個二十三歲的人太大了；但，看來他的身體十分結實，他的妻子在哪兒？她自言自語地說：「他的妻子漂亮嗎？感情好不好？」

藍蘋還沉浸在思考中，歪歪扭扭的車隊，已經到了延安的郊區。她抬頭看到縣城南門上有一塊舊碑題有兩個大字「安瀾」，這是延安的舊名。

「安瀾」的含義是指波平浪靜，比喻時局穩定的意思。無論安瀾也好，延安也好；但這兒堡壘處處，警衛森嚴，看不出「絲平安穩定的樣子。但藍蘋和車上的一批男女青年，不辭長途跋涉的艱苦，終於來到被共產黨員視為聖地的延安。

延安這座人口約一萬五千人的市鎮，沒有熱鬧繁華的街道，更沒有夜市可逛；但卻是共產黨臨時性的軍政協調中心。市區內沒有工業，汽車少得可憐；飛機場只是一片平坦的黃土，很少見到飛機起降。

延安周圍的村莊，是中國最落後地區之一。據說那裡的村民一生只洗兩次澡，出生和結婚。在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之間，發生的一次大飢荒，全省餓死了近三百萬人；其貧困荒涼的景象，不言可知。

那些來到延安的共產黨群眾，自誇是二萬五千里「長征」的勝利者；國民黨則訕笑他們是二萬五千萬「長征」的烏合之眾，要不是打败了。誰願意跑到這個黃沙滾滾的貧瘠地方來？那個聰明的勝利者，會作如此愚蠢的選擇。

賣弄風騷展現魅力

藍蘋初到延安住在招待所，實在過不慣那種簡陋艱苦的生活，每天早上喝小米粥，要蹲在黃泥一樣的小水溝邊洗自己的衫褲，穿的是襤衫褲，用髒毛巾洗臉，晚上蓋的棉被上有抓不完的虱子。她心裡一百個不情願，但必須咬緊牙根，裝出笑臉，要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理念而活下去，要為那些模糊的長遠目標而活下去。她像過河

的卒子，沒有退路，惟有奮不顧身地朝前闖。

藍蘋要在延安發展，眼前最重要的問題，莫過於「請求恢復黨籍」。她確實於民國二十二年二月，在青島加入中國共產黨；當時因國、共分裂，國民黨大力消除共產份子，藍蘋一度被捕入獄；兼之，中共青島黨部遭到取締，資料散失。藍蘋在上海混了四年，只能算是共黨的外圍份子，左派同路人而已，以後她先後兩次被捕下獄。出獄後，她學乖了，腳踏兩隻船，成了左右逢源的「雙面間諜」；但兩邊落空，都沒有她的「黨籍」資料。

有一天，藍蘋認識了在宣傳部工作的朱光，他面孔英俊，年廿七歲，是上海大學的學生，田漢當過他的老師。寂寞孤獨的藍蘋，很快就跟朱光戀愛起來；但，她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寄望朱光幫忙，使她早日恢復「黨籍」。朱光為報答情人的付託，四處奔走，忙得頭暈轉向，終因官卑職小，人微言輕，沒有成功；他倆的戀愛關係，也就跟着無疾而終。

藍蘋病急亂投醫，她去找地位崇高的張國燾幫忙，以為他官大位尊，一言九鼎，必能幫她解決難題。但她不懂政治行情，那時的張國燾早被毛澤東鬥下台，只是一個有職無權的元老而已，他講的話反而有反效果；因為誰也不願聽他的話，去得罪了毛澤東。

第二個原因是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，突然回到延安和丈夫團聚。「藍蘋是個放蕩女人……」楊子烈當着丈夫的面罵道：「她就是沒有男人活不成；你這個老不修，休想背着我偷腥，吃嫩草

……」楊子烈是一個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高級革命幹部，她的警告對張國燾和藍蘋都是嚴重的打擊。

楊子烈後來回憶說：「我丈夫的辦公室是延安唯一西式磚房，有床有爐子，非常舒服。藍蘋不管我丈夫在不在，獨個兒敲門，進屋用爐取暖，有時躺在床上休憩，好像她就是房中女主人。她賣弄風騷，展現魅力，讓人覺得她是上海送給延安男人的最新禮物。」

「最叫我生氣的，是我家的老不修，還很欣賞藍蘋的風騷勁兒！」楊子烈氣憤地說：「要不是我及時趕回來，她就鵲巢鳩佔，把老娘掃地出門了！」據說：藍蘋被楊子烈羞辱一番後，對張國燾就知難而退，不敢再去敲門。

與俞啟威舊情復燃

藍蘋徬徨無依，進退失據，不知如何是好時；她命運中的奇蹟卻出現了。她六年前在青島結婚的第二任丈夫俞啟威，當時正是中共北平和天津地下黨的高級領導，剛好是奉毛澤東之命回延安開會，他鄉遇故知，歡欣莫名。他倆曾在青島研習「性藝」，他的「男兒要闖，女兒要蕩」的歪理理論，對她產生極大影響，他倆曾先後在青島被國民黨情報人員逮捕下獄。他在北平使藍蘋懷孕，墜胎及吵架、這些不愉快的往事，更使他對藍蘋內疚。想想正是應該伸出援手，給予藍蘋補償的時候。

俞啟威比以前胖，已經不再是吃不飽的學生運動領袖的打扮，完全像個要人。他跟徐大姐的

丈夫王觀瀾一樣，都不住在延安，但經常來向毛澤東和其他高級領導報告「白區」共產黨人活動的情況。

藍蘋和他久別重逢，舊情復燃；為避人耳目，相約到郊野敘說。延安是個荒涼的地方，地廣人稀，黃土高原的山野，低陷的凹地甚多；他倆選在一個無人的山谷裡幽會。藍蘋像依人小鳥般投入他的懷抱中，向他傾述五、六年闊別的相思，聲淚俱下，俞啟威十分感動，於是，這對分分合合的情人，重溫舊夢，像他倆於六年前在青島的嶗山和海濱公園「野合」一樣，激情奔放，儘情享受，把一切煩惱都暫時遺忘了。

雲散雨收，「好事」幹完後，藍蘋嬌聲地要求俞啟威幫忙，早日恢復「黨籍」；他當然義不容辭，一口答應下來，認為這是補償她的最好方式。

於是，俞啟威去找李富春，因他是負責處理從上海或其他「白區」投奔前來人士的思想審查最高領導人；他向李富春提出書面保證，證明藍蘋是經他介紹在青島入黨，工作積極，黨性堅強，曾遭國民黨特務逮捕入獄三個月。出獄後，即赴上海從事演藝工作。

可是在上海四年期間，藍蘋的黨籍仍是空白，於是，俞啟威又去找中共統戰部長王觀瀾，因他的夫人徐一冰，化名叫徐明清，就是大家慣稱的徐大姐，曾在上海從事黨務工作，遭國民黨特務逮捕下獄，但時間比藍蘋要早些。經徐大姐的查詢，終於找到藍蘋在上海兆豐公園傳遞上級的「密令」時，那位來接頭的共黨交通員樂若，他

已來到陝北洛川。徐大姐囑咐樂若寫一書面報告，證明藍蘋確因從事上級交辦任務，跟他一同被捕下獄。徐大姐又說明藍蘋為響應田漢、洪深和廖沫沙等發起一個運動，反對一部有侮辱華裔勞工的美帝影片在卡爾登戲院上映，再度被捕入獄的事實。

當然，徐大姐、王觀瀾和樂若三人，把藍蘋在上海亂搞男女關係的糗事，全都略而不提。至於，她跟國民黨特務「掛鉤」的事，他們根本不知情；自然無從提及了。

綉花枕頭推銷自己

李富春採信了他們的報告，且對藍蘋執行黨組織交辦任務，不顧己身安危、三次入獄的忠貞事蹟，予以嘉勉。不但恢復了她的「黨籍」，當即分發到中央黨校十二班進修，這是一所培訓中上級黨工幹部的學校，毛澤東兼任校長。

黨校的教室原是一座天主教堂，有學員三百人，女生只有十人，她是其中最窈窕的一個，有點像鱒魚群裡的金魚。

藍蘋進入黨校，雀躍萬分，她努力學習，熟讀恩格斯的「反杜林論」，猛啃毛澤東的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」，認真接受軍事戰術訓練，希望有所突破，能趕上其他同班學員。

但，她的根底太差，對政治的理解很膚淺，那些老革命和有文憑的女學員都瞧不起她。因為，她不但沒有大專院校的文憑，連一張初高中的文憑也沒有；難怪同班學員們都暗中譏笑她是一隻綉花枕頭。

這時，藍蘋發覺她的理論水平太差，有的同學將馬列主義的精髓，搞的滾瓜爛熟；有的把「唯物論」辯証法，用的得心應手。在這方面，她是無法跟他們比的，拚命追趕也是枉然。

於是，她認為要在延安出「鋒頭」，打響知名度，唯有搞老本行，搞藝術、搞演藝工作，在舞台上展露才華，推銷自己。

那一年的農曆春節，上海救亡演劇第五隊，由左明率領來到延安；藍蘋把握此一機會，遊說一些已在延安的戲劇同志，來一齣聯合大公演。劇名叫「血祭上海」，由左明、沙可夫，任白戈等三人連夜趕寫的抗日劇本。

劇情是民國廿六年上海「八、一三」抗戰時，一個奸商私通日寇，派他的司機（張平飾演）運送一大卡車彈藥支援日軍，這位有愛國心的青年司機堅決反對奸商的賣國行為，而奸商的二姨太（藍蘋飾演）和女兒（孫維世飾演）都暗暗愛上司機。經過一番愛恨情仇，驚險鬥爭；最後，青年司機英勇地將滿載彈藥的大卡車，駛進了黃浦江中，以身殉國。

藍蘋毛澤東暈陶陶

劇本並不成熟，且有落入「三角戀愛」的俗套及「英雄與美人」公式化的窠臼。但畢竟及時反映了抗日戰爭，歌頌愛國行為，抨擊漢奸的叛國罪狀，演出效果很好；毛澤東和幾位中共的高級負責人也到場觀賞。

尤其，藍蘋飾演的二姨太特別搶眼，她把這個妖艷絕倫、風騷十足的角色。演來爐火純青，

撩人心絃。一向自命比唐宗宋主「風騷」的毛澤東，坐在台下第一排正中看得如痴如醉，心中癢癢的，魂授色與，垂涎三尺。

中共的中央宣傳部爲了「揣摩上意」，特於當晚在幾間舊瓦房改建的中央飯店，設宴招待全體演職員、祝賀這次演出的成功。

當毛澤東跨進門檻，跟藍蘋緊緊握手時，恍如有一股電流通過全身，暈陶陶的，一時忘記了鬆手，藍蘋也故意讓他握着不放。她兩只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盯住毛澤東含情示意，表達她內心欽仰與崇拜的摯忱。

於是，毛澤東舉杯暢飲，酒酣耳熱之際，一時心血來潮，在宴會上提議成立「魯迅藝術學院」；這就是毛澤東和藍蘋的第一次見面。

因爲，塾居延安黃土山寨窯洞的士兵和百姓們，哪看見如藍蘋這般的尤物登台演戲。自從「血祭上海」演出後，延安街頭的老百姓和士兵，遇見了藍蘋，不知她的姓名，都叫她「二姨太」。

不久，藍蘋參加「被蹂躪的人」演出，也是一齣抗日話劇，她仍擔任反派女主角；而正派女主角由孫維世擔任，這個女孩兒年才十六歲，扮相漂亮極了，在舞台上十分搶眼，完全把藍蘋的鋒芒壓倒下去。使藍蘋異常沮喪，咽不下這一口氣，但當時也無可奈何。

舊情人康生三角愛

幸運之神似乎很照顧藍蘋，九年前在山東諸城給藍蘋「開苞」的張大少爺張宗可，參加共產

黨化名康生，從蘇俄留學回來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，主管情報工作，毛澤東派他兼任中共黨校副校長。當然，康生的出現對藍蘋來說，正好是一個比俞啟威更管用的新「靠山」。

藍蘋去見康生，闊別了快十年，他鄉遇故知，兩人用諸城話閒談在山東的甜蜜往事，舊情復燃、重溫舊夢。據我國性學博士張競生的研究報告說：無論男人或女人，對於初次和他或她發生性行爲的情人，印象特別深刻，達到永生難忘的程度；如果，又久別重逢的話，雙方快美感受的激情，比諸一股性伴侶要強烈百十倍。藍蘋和康生的意外相遇，正有這種甜蜜滋味的感受。

他倆秘密來往沒多久，康生的妻子要來延安；據說他的妻子跟張國燾的老婆楊子烈一樣，是位慄慄的革命型女性，康生怕她三分，藍蘋那敢招惹。於是，爲了避嫌，康生表面上疏遠了藍蘋，但，答應有機會就暗中給予幫助。民國二十七年初夏，魯迅藝術學院成立，內設文學、戲劇、美術、音樂四科。藍蘋因得力於康生的提攜，奉派擔任戲劇科教師，兼任輔導工作；此事引起另一高級領導陳雲的不滿，批評這是「魯藝」開後門，怎可讓一個沒有任何文憑的女孩子去擔任教師，康生則替藍蘋辯解說，此一教師只相當普通大學的助教，不是教授，僅負責戲劇科的實務教學而已。由於，康生的大力支持，藍蘋才能保住這個教師的職務；但她此後一直深恨陳雲，在「文革」時期，曾使這位元老人物，吃盡批鬥之苦。

感情生活迭受挫折

藍蘋是個沒有男人就活不下去的女人，不久她又談戀愛了。對象是「魯藝」的高級教師徐萍，搞藝術的，人很漂亮，愛打扮，他是藍蘋喜歡的那種男人。徐萍有類似她前幾任性伴侶唐納和章泯的優點，但他的身體不如前二者強壯；他跟藍蘋搞在一起，受不了她在床上需索無度的要求，對她的那些「邪門」花招，他實在吃不消，遂主動離開了她；這對藍蘋在性愛的自信心上是一次不小的打擊。

徐萍喜歡細緻溫婉的女性，曾和藍蘋同台演出「血祭上海」及「被蹂躪的人」兩劇的女主角孫維世，是位年才十六歲的「幼齒」，正合他的胃口，迷戀猛追不已，不久便結了婚。後來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，孫、徐兩人都無端受審，在藍蘋的報復下，孫維世死於獄中。

藍蘋於感情生活，連受挫折之餘，深夜失眠，找些「雜書」來消遣；猛然醒悟，女性的一生要有出息，必須在兩大關鍵中佔有其一：一是最好在一個好家庭，要不然就得嫁個好丈夫。前者非自己可以作主，後者得看自己的能耐。

女人如能生於帝王之家，呱呱墜地，即爲公主或郡主；如生於富豪之家，是明珠，是千金，是小姐；如生於貧賤之家則是丫頭、婢女、奴僕，如被賣了出去，就淪爲養女，下女，侍妾或妓女。因出生的家世不同，身價就有霄壤之別；有的被呵護似「鳳凰」，有的遭踐踏如蟻蟻。

若出生很好，嫁的丈夫不好，也是枉然。如出生不好，嫁得一個好丈夫，麻雀變鳳凰亦可尊榮無比，享盡榮華富貴；如越國的西施，只是一

個浣紗女，嫁得吳王夫差，貴為王妃。如唐代的武則天，那時只是太宗的才人，後來迷住高宗，先當上皇后，進而自立為皇帝，權傾一世。清代慈禧太后，原只是滿族一名秀女，入宮先是妃子，後升做貴妃，進而變成聖母皇太后，實際統治清朝四十多年。

藍蘋出生於貧賤的家庭，那時她惟一的希望是嫁個有權有勢的好丈夫。因為，她已徹底了解「小白臉」型男人談情說愛，太不可靠；做政要權貴們的情婦，固可掙到一些便利，當他們的原配夫人一出現，自己只得像落水狗般的溜走，到頭都是一場空。因此，她只想找一個有權有勢，真正屬於自己的丈夫；那怕是去搶來的，爭來的或騙來的都好。

鎖定目標趁虛而入

藍蘋仔細分析，中共在延安的政要，幾乎都有妻子，有的還是從槍林彈雨的戰鬥中結合的患難夫妻，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，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，李富春的妻子蔡暢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等，他們夫妻間的感情融洽。且妻因夫貴，她們在延安皆是婦運的高級領導幹部，在黨政組織內，具有莫大的影響力。藍蘋對她們既羨慕又嫉妒；第三者無法滲入破壞他們之間的革命感情。

惟有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，她於「長征」途中，被國府軍機炸傷多處，身子虛弱，經常住院療養，她和毛澤東只維持名義上的夫妻關係。藍蘋暗中查詢毛澤東的感情生活，發現他早

熟，濫情與好色。他於十四歲時和家鄉大他六歲的李氏結婚，維持十年婚姻生活，李氏下堂求去。他廿七歲那年，又跟十九歲的楊開慧結婚，民國十九年十月楊氏被國府軍警逮捕，於次月下令槍決。毛和楊開慧結婚期間，先後搞出兩件婚外情；一次是和湖南才女陶斯詠相戀，二次是跟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純偷情。

楊開慧在湖南老家，替毛澤東撫育毛岸英、岸青、岸龍三個兒子，孤獨生活，一片深情。毛澤東卻在江西的永新和十八歲少女賀子珍結婚。他們結婚的第二年，楊開慧被捕處決，他毫不在意，但見新人笑，那管舊人死。

民國二十五年的「西安事變」之後，有一位二十五歲的北平學運領袖來到延安，她名叫吳廣惠，能講一口流利英語，毛澤東請她擔任翻譯，負責接待外賓工作。當時，她是延安唯一塗口紅的時髦女人；不久，就跟毛澤東發生曖昧關係，雙宿雙飛，儼然夫婦模樣。賀子珍知情後，掀翻醋罈子，趕到毛澤東臥室捉姦，用電筒毆打吳廣惠和毛澤東；她像發瘋似的，一狀告到中共中央政治局，委員們認為是個人私事，不予受理。

毛澤東老羞成怒，他和賀子珍裂痕加深；而吳廣惠受此羞辱，離開了延安。藍蘋覷準此時正是毛澤東身邊沒有女人，感情生活最空虛的時候。於是，她鎖定這個目標，趁虛而入，處心積慮地要獵取這位中央最高的領導者，變成她石榴裙下的愛情俘虜，好在延安的婦女群中揚眉吐氣。

又有好消息傳到藍蘋的耳鼓裡，賀子珍跟毛澤東吵嘴和打架後，二人互不理會。之後賀子珍

愛毛澤東機會難得

舊病復發，身體更加虛弱，決定先到西安去療養，如病情不見好轉，再前往莫斯科徹底治療。

毛澤東每星期都要到中央黨校及「魯藝」，分別講解馬列主義課程。藍蘋為要吸引毛澤東的注意力，每次都刻意修飾後，趕早到教室搶前排正中位子坐，有時她似乎在認真聽講，一會兒又像在凝眸含笑，不一會握筆急速作筆記，剛擱下筆卻偏又像在專心思考，才以左手支頤，忽又換用右手搔首弄姿，或突然擺一下頭使蓬鬆的秀髮飄揚，姿態變化無窮。怎不逗引毛澤東用色迷迷的眼睛注視她，何況，她又是「魯藝」和黨校最出色的女學員。藍蘋參加由「魯藝」戲劇系演出的話劇「流寇隊長」。劇情是流寇隊長（崔嵬飾）帶着一群拜把兄弟參加了八路軍游擊隊；但他傲慢自大，不願接受紀律約束。他又和綽號「大紅鞋」的日本密探姚二嫂（藍蘋飾演）姘居，被她拉下水當了漢奸，最後受到正義的制裁。其餘大多數隊員，則在指導員北大女學生（孫維世飾演）的指導下，幡然醒悟，積極投入抗日戰爭。藍蘋在劇中有優異演出，毛澤東觀看後，特到後台嘉勉，對她的演技作了頗高的評價；藍蘋當時受寵若驚，十分窩心。藍蘋從洛川回延安的老共幹處得知，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已赴莫斯科治病，現今他是獨居一室，孤家寡人一個。藍蘋認為這正是勾搭毛澤東的最佳時機，千載難逢，豈可放過；心動不如行動，一天晚上，她真的採取了行動。（未完待續）